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二十一卷

○禁衛 【錦衣衛】今錦衣衛常上官，自指揮使以下俱本衛列衛不待言，若升至都督，則帶衛於五軍府，俱無足異，惟加都指揮者亦書本衛，意每疑之。外省有都使司方有此官，今京師安所得都司稱之？蓋外衛官歷任升至都司，必云某衛帶俸，然軍職犯罪有革任帶俸差操之文，其後官金吾者，以帶俸二字為不祥而去之，遂使在京三品衛門忽有外任二品之官，於典制則乖，於官守則舛。武人之無識無足責，而邦政大臣亦視為固然，無一糾正之者，惜矣。

【錦衣衛鎮撫司】錦衣衛初以儀鑾司改設，後改拱衛司，其後又改為親軍指揮使司，為二十二衛禁軍之首，不復隸都督府；至永樂而任寄漸重，及英憲兩朝，委以心膂，乃至秋後大選審錄重囚，其堂上官遂得與三法司及各部大臣會讞，而雄峻無可加矣。至世宗南巡江漢，一切前驅使、護蹕使，及整棚鹵簿、防護屬車諸使，俱以本衛堂上充之，於是陸炳得於行宮救火，建捧日之勳，兼拜孤孤與進士恩榮宴而極。若鎮撫司者，在外各軍衛俱有之，其任本理獄訟，唯錦衣為重。洪武二十年，太祖聞其拷訊過酷，盡焚刑具，歸其事於刑部，罷廢其官，天下如脫水火。永樂間復設，然不過如外衛，止立一司耳。俄又設北鎮撫司，專管訟獄，而以軍匠諸事屬之南鎮撫司，於是北司之名亞於東廠，其初重大事情，一訊之後即送法司定罪，不具審詞；至成化初，用參語覆奏，而刑官始掣肘矣，然猶未有印也；成化中葉，又添鑄北司印信，一切刑獄不復關本衛堂官，即堂官所下行者，亦逕自具奏請旨，堂官不得與聞，遂與東廠稱表裏衙門，西曹奉行恐後矣。東廠設有旗校，與錦衣同機密，然其人俱從本衛撥去，以尤僥巧者充之，彼此偵探，盤互膠固，以故廠衛未有不同心者。然東廠能得之內廷，因輕重上下其手，而外廷間有一二捍格，至本衛則東西兩司房訪緝之，北鎮撫司拷問之，鍛鍊完密，始入司寇之目，即東廠所獲大小不法，亦拿送北司，再鞫情由，方得到貫城中，法官非膽力大於身者未易平反也。

【馬順范廣】侍講劉球之死於獄也，錦衣指揮馬順承王振旨，令小校手刃之，球大呼「太祖」、「太宗」而受刃，其屍僵立不仆，順蹴倒之，且詈之，解其支體埋衛後。小校盧氏人，以俊少為耿清惠九疇所愛，忽怪其貌變，詰之，始悔恨吐實，未幾死；順之子發狂疾，作劉球言，曆數順之罪，蓋劉能憑附為厲，而不能殺順，又七年而假手於王竑扼殺之。都督范廣，驍勇善戰，故於謙愛將，素信用之。先是，太平侯張軾以副總兵征貴州，為謙劾其失機，因成仇不解，並恨廣切齒；及奪門功成，軾驟進侯爵，既與石亨謀殺於謙，又誣廣同謙反，並斬於市。一日軾朝退，遇之於途，為拱揖狀，左右怪之，乃曰：「適范廣過耳。」尋病發頭痛月餘而死。至天順初元，馬順子升奏父為給事中王竑垂死，降臣為百戶，乞憐臣父死於非辜，仍襲父職。上曰：「順本世鎮撫，今升為世副千戶。」蓋英宗猶憐順以為冤，而王竑時已為都御史，以邸邸舊臣降為浙江參政，又勒為民，子孫俱永不敘用矣。則王振之復官與賜旌忠祠額，蓋聖心已先定，而李德之劾竑賊臣，想英宗亦不以為謬，獨德已前死，其莊田第宅皆為景帝所嬖姦李惜兒兄、錦衣千戶李安所乞，使德遇復辟，未必不大用。廣死時京師人哀之，為之語曰：「京城米貴，那得飯廣。」此與時人惜於少保之語曰：「驚絲冰上走，何處尋魚賺」真一時的對，亦千古冤痛。

【駕帖之偽】祖制：錦衣衛拿人有駕帖發下，須從刑科批定方敢行事，若科中遏止，即主上亦無如之何。如正統王振、成化汪直二豎用事，時緹騎偏天下，然不敢違此制也。弘治十八年，南京御史李熙等奏：邇者小人徐俊、程真妄造謠言帖子，特給駕帖，密差錦衣官校至南京緝拿所指王昇，遠近震驚。然兵部無此官，亦無此事，官校轟然而來，寂然而返，後日奸人效尤，又不但如所指而已。刑部覆奏：駕帖之山，殊駭聽聞，奸人偽造，為害尤大，上命錦衣衛查累朝有無駕帖出外提人事例以聞。然則此帖不但刑科不曾預聞，即上於祖宗故事亦偶未記憶，甫逾月而上升遐，其事遂不窮究。孝可等聖仁，而魍魎晝行至此，未幾逆瑾擅柄，八黨縱橫，已萌弊於此矣，美業難終，信哉！今駕帖奴人，從無不由刑科，亦無敢偽造，不知弘治問何以有此事。今上初元，王大臣事起，馮璫密有效期數校至新鄭，聲云欽差奴人，齎高文襄令自裁。家人皆慟哭，高獨呼校面詰，索駕帖觀之，諸校詞窘，謂廠衛遣來奉慰耳。非高諳典故，幾浪死矣。

【陸劉二總帥】景陵陸武惠炳，領錦衣最久，雖與嚴分宜比周而愛敬士大夫，世宗時有嚴譴下詔獄者，每為調護得全，縉紳德之，歿後雖削爵籍沒，終昭雪襲官。今上江陵在事，以同鄉麻城劉太傅守有領錦衣，寄以心膂，適臺臣傅應楨、劉臺等以劾江陵逮問，賴劉調護得全。奪情事起，五君子先後抗疏拜杖闕下，亦賴其加意省視，且預戒行杖者得不死垂楚。劉后以廠增張鯨株累罷歸，而子孫貴盛不絕。兩相何等威權，而爪牙能度外行事，宜其有後。頃著癸卯妖書一案，緹帥因而下石，幾滅人類，曾聞二前輩風否。

【晝夜用刑】嘉靖四十五年，戶部主事海瑞上疏，規切上過，已下錦衣拷問，刑部擬絞，其疏留中久不下，戶部司務何以尚者，疏請寬宥之。上大怒，杖之百，下錦衣鎮撫司獄，命晝夜用刑，初意用刑不問晝夜，不決日必死矣，後以尚逢穆宗登極赦出，仕宦又二十餘年。心嘗疑之，以問前輩仕人，云此刑以木籠四面攢釘內向，令囚處其中，少一轉側釘入其膚，囚之膺此刑者，十二時中但危坐如偶人。噫，此亦不堪其苦矣。史謂以尚探知上無殺瑞意，故上此疏，釣奇博名，且疏內云：「臣已收買龍涎香若干，為醮壇祝延聖壽之用。」其詞諂佞，故上燭其奸而深罪之，此史張江陵筆也。以尚後起從部郎得光祿寺丞，又外轉四川僉事，尋以考察降調，亦江陵意也。其後從謫籍起為南戶部郎，時海瑞已拜南少宰，以尚欲與講詢禮，不許，大詬而出，不復再見，海亦不悔謝，蓋二人俱負氣士也。《五代史》記閩臣薛文傑為王鏐營造檻車，謂古制疏略，乃更其制，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，動輒觸之，既成而首罹其毒。今何以尚所入者，正與此同。

【世錦衣掌衛印】《世宗實錄》載孫忠烈燧之子堪、許忠節之子瑒授錦衣正千戶，現任管事。祖制：蔭敘世職，不得釐務。上以二臣先人忠孝表著，特命兵部之請。弁州駁之，謂先朝王忠肅翱之子仔、余肅敏之子實俱以世官得管理衛事，不始於孫、許二臣。其考據固不謬，但「世錄」出江陵手裁，此公最熟本朝典故，何以舛誤乃爾。既而思之，史所云但不掌本衛大堂印耳。此不特先朝為然，即嘉靖末年分宜相之孫嚴紹庭、今上初年江陵相之子張簡修，俱僅理南鎮撫司，二相何等權勢，不聞乃嗣登大堂也。即如近代錦衣師最著者嘉靖間則王佐，起自卒伍，繼則陸松及子炳，起自興邸，朱希孝雖蔭敘，固乃兄成公武弁恩也。蓋是時公卿大臣尚視金吾為粗官，胥子自愛，亦不慕羨緹騎之長。自萬曆初始用楚人劉守有掌衛印，劉故大司馬謚莊襄天和之孫，為江陵爪牙，故特擢之，江陵敗，劉復與政府及廠璫張鯨交結用事，赫濯者幾二十年，卒以善去。自是世家子孫求縮衛衛如登碧落，兼領銅山，日講日攘日搶，以至明攻暗擊，蔑人閨門。以余所見如許忠節之後名茂樛者，孫忠烈之後名如津者，皆以地位逼近次當掌印，而終不得，憤恨如不欲生，他無賴者又無論矣。最後則王襄毅崇古孫之禎，擅衛十餘年，窮極貪狡，與同列周尚書詠之子嘉慶爭權，起大獄，幾族滅之，為天下切齒，然則錦衣固蛇虺之窟，祖制不欲清流握柄，意深遠矣。余見二三緹帥談金吾近例，以從列校奪者為賤隸，即貴至極品，不許南司理事，況登大堂，又稱中貴子弟蔭者為傳升官，視同唐之斜封墨敕，禁不使大用，間有挾首璫勢以請者，必百計齷齪之，其人亦不敢爭。此又起於今上中年，正與舊制相反，而在事大臣為子孫計，亦利有此等議，相沿成故事矣。

【錦衣師見首璫禮】緹帥體甚隆，與東廠並重，朝廷有大獄，則不復專任北司，唯錦衣師與廠璫並讞，如今上元年大臣事，則希孝與馮保鞫之；癸卯倣生光事，則王禎與陳矩鞫之，且馮、陳俱司禮印公，而並列共事，無低昂也。唯余兒時聞劉守有每謁首璫必叩頭，歸邸面如死灰。蓋劉儒家子弟，尚不甘儕奴隸也，然其體何以異朱帥。意者璫在事時，彼仗其力得印耶？

【錦衣官考軍政】武職五年軍政，一如京官六年大計，其典至鉅至嚴，錦衣一官尤無再振之理，今上中年猶然。頃歲值軍政，友人張念堂懋忠有議，其人負才藝文名流，故司馬學顏孫也。諸公競出全力救之，歸德沈相國貽書本兵李霖寰，至比之黃祖殺瀾衡，然不免革任，已無復燃之想矣。今忽南司登大堂晉一品，需次握篆。蓋近日新例，文武兩寮，雖確永錮，俱開生路，諸與張同

廢者，俱欣欣彈冠矣，此又邇年朝廷一大變格也。嘉靖十九年，兵部考軍政，以錦衣類題掌衛都督陳寅疏，錦衣以近侍直差，卒難更易，乞照嘉靖二年例免考。上允之。

【史金吾】溧陽史雲津繼書，故罔卿雁峰際庶子，以鄉紳禦倭，蔭錦衣千戶，官至都指揮管衛事，故江陵相客，與王弇州兄弟相善，亦時時稱詩，江陵敗，罷任奉朝請。其生平豪貴，自奉如王公，即拒倭，紀綱之卒且數千人，居恒用軍法治其部卒甚嚴，部下亦頗優容之。偶戚南塘繼光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，美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印，鎮貴州，有少婦甚材武，或傳其國色，且資裝巨萬，史心動，百計誘之，業已成約。史大喜過望，遣健婦數十曹往迎，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，詭逆者不肅，命縛之，笞挺交集，所謂捆打者各數十下，諸婦狼狽奔歸泣訴。史已惶惴無措，比至，則姿至寢陋，篋復蕭條，日夕恣睢罵詈，馭下尤慘酷。史幸其速去，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，所失無算。史性復戾自用，至是為友朋所哂笑，亦懷喪失志，但云：「更生更生」而已。時余尚孩幼，在都中目擊。史金吾從北念橋罔卿繼辰，以庶常諫垣外補，至丙申丁酉間，為江西按察使，偶與金吾小隙，因而爭訐者累歲，彼此各數十疏，小而帷薄瑣屑，大而軌逆謀，靡不登之奏牘，總之皆訟師卷舌，無一語實者。其疏皆留中不報，部院臺省亦無人為之別白是非。憲使在江西，凡正三品滿九年始遷去，兩人後講解，復為兄弟如初，毫無芥蒂，殊不可曉。或謂俱有奧援在內，皆有陰事相持，勢必終於兩罷。向來紛呶，徒瀆聖聽，亦幸今上大度不詰云。

【鎮撫司刑具】縉紳得罪，雖極刑止下刑部，若錦衣衛與東廠相表裡，不過詞察諸不法。凡廠衛所廉謀反弑逆及強盜等重辟，始下錦衣之鎮撫司拷問，尋常止云「打著問」，重者加「好生」二字，其最重大者則云「好生著實行著問」。必用刑一套，凡為具十八種無不試之，亦從無及士人者。不知何年始加之縉紳，後遂為恒事，士氣消折盡矣。鎮撫司獄亦不比法司，其室卑入地，其牆厚數仞，即隔壁嗥呼，悄不聞聲，每市一物入內，必經數處驗查，飲食之屬十不能得一，又不得自舉火，雖嚴寒不過啖冷炙，披冷衲而已。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，亦不許相面，唯拷問之期，得於堂下遙相望見，蓋即唐之麗景門，宋之內軍巡院類也。向年己亥，王紳齋大參貽德從四川逮入，亦下鎮撫司，王曾守嘉興，廉潔愛民，吾郡人為請於緹帥周于嘉慶，求少寬之。周密囑曰：「諸刑俱可應故事，唯拶指則毫難假借。」蓋緊拶則肉雖去而骨不傷，稍寬則十指俱折矣。若他刑果盡法，即一二可死，何待十八件盡用哉。想諸公得罪時，亦必皆然。王後數年得白，補故官於貴州，又升雲南，以久不赴任勒致仕。周掌鎮撫時，已官都督僉事，上大堂僉書管事矣；又數年為癸卯，周以次當柄用，時掌衛者為蒲州王之楨正用事，知周欲得其位，切齒恨之，適妖書事起，王遂指書出於周手，逮其父子妻女，一家備用全刑，周瀕死數度，終不肯承，賴上聖明，止勿再拷，僅奪官歸。後同之子顯祚亦官至緹帥，每為余言身與弟妹受刑狀，未嘗不拊膺痛也。周嘉慶歸數年病歿，又數年王之楨抱病寢劇，見周為崇如寶灌守田紛狀，王因不起。此即顯祚所述，不知信否。

【儒臣校尉】南京國子監助教鄭如瑾者，起家乙科，受魏國公徐鵬舉重賂，以其庶次子邦寧偽稱嫡子應襲，誠意伯劉世延發其事，如瑾坐受賊枉法褫職為民。至今上初年，大璫馮保用事，如瑾入京投其司房徐爵，充錦衣校尉，尋冒功升鎮撫，爵敗，如瑾又斥去。爵先以騙詐充軍，逃伍走保門下，官至南鎮撫司僉書都指揮同知。其人善筆札，又習城旦家言，凡上手敕優獎江陵公者，皆出其手，世所稱樵野先生是也。後同張家人尤七及馮名下掌家太監張大受俱論大辟死獄中。天順間，錦衣致仕千戶馮益與太監曹吉祥同反，伏誅，益先為教官，坐事戍邊，附吉祥冒功得拜今官，與鄭如瑾相類。

【舍人校尉】舍人以中書省為貴，在唐宋秩四品，與翰林學士對掌內外制；而宋世武臣，又有閣門宣贊舍人，為環衛近職，凡大帥子弟蔭授者任之，以故虞允文以中舍視師江上，而軍中尚疑其為宣贊也。本朝廢中書省，僅留舍人以掌誥敕，尚存唐宋之舊，而官止七品，初本清要近臣，其後間以任子及雜流居之。近代則閣臣之僚屬、內殿之供役與夫人貲為郎者，亦帶此銜，而流品迥然然區別矣。武職應襲支庶，在衛所亦稱舍人，僅供臺使監司差遣，既狼賤不足齒；而公侯伯子弟稱助衛者，為帶刀散騎舍人，其秩八品，在試百戶之下，而出外則皆僭繫金帶、衣麟蟒，體貌甚盛，總之此輩執鞭，非可以理喻法繩者。又，校尉在漢如戊己、護羌、城門之屬，俱尊官劇任，後世亦僅為右列散官，自六品以下始有此稱，而卑瑣甚矣。今錦衣所隸衛士亦稱校尉，至數萬人，即外衛之軍丁也。其白靴者為緝事人，有功則升黑靴以至小旗、總旗、千百戶。隆慶以前有官至一品掌衛者，如陳寅、王佐、陸松之屬是也，則此輩侈為行伍中美談，古來校尉未有如此之冗而賤者。

【禮儀房】都城內禮儀房者，俗號奶子府，每四仲月，各坊報少婦初孕者名奶口，驗其年貌，辨其乳汁，留以供禁中不時宣索。每至期盡而內無所召，則遣出再選。董其事者為錦衣緹帥，有掌房、有貼房，其體貌稍亞於兩鎮撫司，亦得開棍傳呼。向年（今上乙酉）故相徐華亭曾孫名有慶者，新縮此房事，偶呵殿出巷陌，遇一小帽戴面衣乘驢行者，前驅叱之不下，久之姑引避道左，亦不以為意。次日東廠大璫傳令，掌禮儀房官不許用棍開路。徐大驚懼，詢之則昨所遇跨驢人為刑尚智，掌廠太監張鯨第一用事掌家也。徐走璫所乞哀，不得見，又至尚智家，扶服叩頭謝過，且賂以多金，姑為寬罪於璫，閉戶月餘方命復用棍，始出治事拜客。其時尚智未有官，止衛中一黑靴校尉耳。

○佞幸

【士人無賴】國朝士風之敝，浸淫於正統而糜潰於成化。當王振勢張，太師英國公張輔輩尚膝行白事，而不免身膏草野。至憲宗朝，萬安居外，萬妃居內，士習遂大壞，萬以媚藥進御，御史倪進賢又以藥進萬，至都御史李實、給事中張善俱獻房中秘方，得陟廢籍復官，以諫諍風紀之臣，爭談穢媒，一時風尚可知矣。如御史戴縉，首薦太監汪直公忠，復開西廠，縉遂躡僉都御史以至尚書，此其罪尤在王越、陳鉞之上。至正德初劉瑾用事，焦芳、張綏為之角距，兵科給事中屈鉉、國子監祭酒王雲鳳，俱請將瑾新行事例，刊書佈告天下以垂萬世，真堪嘔噦。其後兵部尚書王瓊頭戴眾刺褻衣，潛入豹房，與上通宵狎飲；原任禮部主事楊循吉，用伶人賢臧薦，侍上於金陵行在，應制撰雜劇詞曲，至與諸優並列；通政張龍以占民婦章氏事發，投錢寧門下，因假寧名挾騙財物，至坐法論斬，而朝士之體漸滅盡矣。嘉靖初年，士大夫尚矜名節，自大禮獻媚而陳洸、豐坊之徒出焉。比上修玄事興，群小托名方技希寵，顧可學、盛端明、朱隆禧俱以煉藥貴顯，而隆禧又自進太極衣為上所眷寵，乃房中術也。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建醮祝聖壽，進尚寶少卿；尚書趙文華進百花仙酒，獨以忤相嵩敗，亦有幸有不幸也。其大臣獻瑞者，巡撫都御史汪鉉首獻甘露，繼之則督撫吳山、李遂、胡宗憲輩進白鵝、白兔、白鹿、白龜等，尤不可勝紀。其他權門義子如鄢、趙輩不足道，光祿寺少卿白啟常至以粉墨塗面，博嚴世蕃歡笑；詞臣唐汝楫、梁紹儒並出入交關，先後白簡逐去，當時諂風滔天，不甚以為怪也。今上辛巳壬午間，江陵公臥病邸第，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，竭誠祈禱，御史朱璣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，行部畿內，以禱祝奉齋，答部吏誤進葷酒。及張歿而事勢漸變，有一御史入王篆幕者，心悸甚，乞哀於馮璫，長跪涕泣，其後亦不免褫斥。此皆市狙庭隸所為，且亦有不宵為者，縉紳輩反恬然不以為恥，真可駭也，近日此風似衰止。

【乳母異恩】仁宗初登極，為翊聖恭惠夫人置守塚十二戶，蓋即上保母也，已為異典矣。既又封保母楊氏為衛聖夫人，則上乳母用翊聖例。未幾又追封楊氏故夫蔣廷珪為保昌侯，諡莊靖。此本朝所未有之典，而列聖亦更無援此以私保母者。古來唯元魏有保太后，元文宗亦封乳母夫為營都王，此夷狄不足訝。本朝恩雖厚，猶為有節也。永樂三年，追封乳母湧現氏為保聖貞順夫人，此封保母之始，翊聖、衛聖二嫗遂因之，此後因以為例。宣德元年，封乳母看樣子氏奉聖夫人，李夫呂斌、張夫傅勝俱贈都督僉事，自是而後不可勝紀矣。

【詐稱佞幸】唐僖宗時，陳敬瑄出鎮西川，先有青城妖人偽稱敬瑄赴鎮令，驛供奉去，卒以詐敗。成化十四年，有江西人楊福者，曾為崇府內使之僕，隨入京師，既而逃入南京，遇所識者，謂其貌似汪直，乃偽稱直，而以所識者為校尉。自蕪湖歷蘇杭，遍抵浙東諸府及市舶司，皆信畏承奉，受民詞訟，操演兵馬，查盤錢糧，凌轢二司，小官忤意者輒杖之，所過假廉以取信，而所隨偽校尉等役則恣行納賂。至福建諸府亦然，抵福州，為鎮守太監盧勝所發，論罪如律。嘉靖三十四年，有麻城吳尚堯偽為中書充奉恭

誠伯陶仲文命，往雲南定邊縣取龍涎，至梯懸崖而上，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，云是龍涎，見鱗甲異物風雲之狀，黔國公以下大吏爭賂遺之，事發亦論斬。三十八年，又有龍虎山道士江得洋，偽稱奉詔往四川鶴鳴山掛幡降香，沿途索賂，至荊州府，為知府徐學謙詰發其奸，得其所販少女無算，並從行諸役俱就執，唯得洋逃去，竟不獲。至四十四年，雲南巡撫呂光洵又奏有梁廷材者，奉詔至雲南雞足山建醮，自稱大真人府贊教，因令有司致齋供具。事竣以聞，上大怒，命錦衣緝捕，竟不可得，蓋亦假偽也。佞幸用事，奸人輩因而矯詔托名，無忌憚至此，今古蓋一轍云。

【武宗諸嬖】《武宗實錄》：宣府都督馬昂妹已嫁畢指揮，有孕矣，以其善騎射獻之上，能胡語胡樂，大愛之。後上幸昂第，召昂妾侍寢，昂不可，上怒而起，並昂及女弟俱疏之。至《世宗實錄》又云：陝西總兵馬昂，先因革任，結太監張忠靖，獻妹於上，昂同其弟昺、昶並分守陽和。太監許金至指揮畢春家，奪其妻。昂大被寵，傳升昂右都督，昂又進其美妾杜氏，兄弟俱賜蟒，又昺亦傳升都指揮，守備儀真，復買美人四人進之豹房，名曰謝恩。後世宗即位，盡出諸女還其家。是馬昂當時之妾未嘗不承恩，而昂及妹並未嘗疏也，二錄不同如此。又上南巡留南京，時凡寺觀欽賜幡幢皆書「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後軍都督府鎮國公朱壽」，同夫人劉氏，並列名於上，此又見之《世宗實錄》，而武宗不載。所謂劉夫人者，蓋即太原所納妓女劉良女也，是時從上南幸云。漢成帝微行自稱張公子，或云富平侯張放家人；後漢靈帝自稱無上將軍，耀兵平樂觀；南齊後廢帝自稱李將軍，或云劉統，或云李統；唐文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龍；然皆以為戲耳。至宋徽宗之稱道君，則直見之制敕，而李師師、趙元奴至封才人，出入禁中，與宮嬪不殊，抑更異矣。景泰中，妓女李惜兒亦通籍宮掖。

【主上外嬖】今宣府鎮城為武宗臨幸地，既厭豹房，遂呼為家里，至今二三妓家尚朱其戶，雖樞已脫，尚可辨認，蓋微行所歷也。本朝家法無平陽更衣之事，惟景帝與武廟有之，其玷聖德不小。因思趙宋最絕外嬖，至徽宗始有李師師、趙元奴俱拜才人，南渡講和，金人刻師師在北御集及師師像傳，售之樵場；而南朝理宗為道學宗旨，暮年乃眷杭妓唐安安，非時召幸，今史冊略不及之，豈一時理學諸公曲為之諱耶？景帝初幸教坊李惜兒，召其兄李安為錦衣，賞金帛賜田宅，後睿皇復辟，安僅謫戍，而鐘鼓司內官陳義、教坊司左司樂晉榮以進妓誅，錦衣百戶爰崇高以進淫藥誅。武宗幸榆林，取總兵戴欽女為妃，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，大愛幸，攜以遊幸，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。及上南征，劉氏以一簪贈上為信，後馳馬失去，比至臨清召劉氏，劉以無信不肯行，上輕舸疾歸，至潞河挾以俱南。又幸宣府時，納宣府總兵都督僉事馬昂妹，時已適畢指揮，有娠矣，善騎射，能胡語，上嬖之，進昂右都督，群小皆呼馬舅。其他徵高麗女、色目人女、西域舞女，至揚州刷處女寡婦、儀真選妓女，又不可勝數也，蓋上以宣府為家，有呼口外者罪之，故遊幸留最久云。武宗時，又有霸州人王智女名王滿堂，曾預選入內廷，不得留，罷歸，自恚絕色偃蹇，不肯嫁，且云頻夢有趙萬興者方是其夫。時妖道士段銀者，誦知之，乃改姓名入贅，銀聚眾反於山東之嶧縣，至僭大號，改元大順平定，以滿堂為後。後敗俘入京，同黨俱伏誅，唯滿堂以中旨貸命入浣衣局，尋得倖於豹房，及上升遐，始再出。此事尤奇怪，今詳載實錄中。

【伶人稱字】丈夫始冠則字之，後來遂有字說，重男子美稱也。惟伶人最賤，謂之娼夫，互古無字，如伶官之盛莫過於唐，羅黑黑、紀孩孩、賀懷智、黃幡綽、雷海青、李龜年、李可及、穆彛綾、刁俊朝、李家明、楊花飛、敬新磨、尚玉樓之屬，俱以優名相呼，雖至與人主狎，終不敢立字。後世此輩儕於四民，既有字且有號，然不過施於市廛遊冶兒，不聞稱於士人也。惟正德間教坊奉鑾臧賢者，承武宗異寵，扈從行幸，至於金陵處士吳霖、吳郡禮部郎楊循吉並侍左右。時寧王宸濠妄窺神器，潛與通書札，呼為「良之契厚」，令伺上舉動。「良之」，賢字也，逆藩之巧，樂工之橫，至此極矣。賢至賜一品蟒玉，終不改伶官故銜。上兩幸霖家，亦賜以一品服。

【教坊官一品服】武宗朝寵任伶人臧賢，至賜一品服，然雖綵蟒玉，而承應如故也。常欲改教坊司為方印，改所懸牙牌如朝官，業已得請，有一老伶怒詈之曰：「我衙門豈可與縉紳頡頏？若寵眷可長侍耶？行且戮矣。」賢慚而止。上南巡時，賢薦致仕禮部主事吳人楊南峰循吉之才，召令供奉左右，屢進樂府，上善之。久而不得官，賢為之請，上欲以伶官與之，南峰大慚恨求歸，不許，又賴賢力為之請，得放還。南峰隱居久負重名，一旦輕出，為聖主所侮，時以為真「娼優畜之」也。（司馬子長云：「主上以倡優畜之」，此非誠言，乃憤排之詞也。後南宋高宗崩，議臣下配享，洪景盧邁在翰苑，欲進呂頤浩而不用張浚，與秘書監楊誠齋萬里議不合。右補闕薛叔似上疏，乃抑洪而褒楊，以楊比汲黯，武帝不冠不見，以洪比司馬遷，不過文吏小校，武帝以倡優畜之。叔似引此辱洪，不獨景盧愧不敢當，即南峰生千載後亦生色矣。）教坊司正官為奉鑾，秩正九品，左右詔舞、左右司樂俱從九品，其秩可謂至卑，較故元之玉宸院秩正三品迥異矣。夷狄不足言，如高齊之伶人封王，後唐之伶人典郡，與夫唐明皇之梨園子弟冠以皇帝之稱，抑何霄壤哉！明制真足法也。伶官牙牌秘不令人見，入朝則袖之，至大內始繫帶傍，聞其制上刑而下歧，與中官相似，或云正圓如餅乾。

【秘方見幸】陶仲文以倉官召見，獻房中秘方，得倖世宗，官至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少師、少傅、少保、禮部尚書、恭誠伯、祿蔭至兼支大學士俸，子為尚寶司丞，賞賜至銀十萬兩、錦繡蟒龍門牛鶴麟飛魚孔雀羅緞數百襲、獅蠻玉帶五六圍、玉印文圖記凡四，封號至「神霄紫府闡范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」，見則與上同坐繡墩，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。至八十一歲而沒，賜四字諡，其荷寵於人主，古今無兩。時大司馬譚二華綸受其術於仲文，時尚為庶僚，行之而驗，又以授張江陵相，馴致通顯，以至今官。譚行之二十年，一夕御妓女而敗，自揣不起，遺囑江陵慎之。張臨弔痛哭，為榮飾其身後者大備，時譚年甫逾六十也。張用譚術不已，後日以枯瘠，亦不及下壽而歿。蓋陶之術前後授受三十年間，一時聖君察相俱墮其彀中，叨忝富貴如此，漢之慎恤膠，唐之助情花，方之蔑如矣。譚差有軍功，故恤典俱無恙，陶在隆慶初元已盡削奪。陶之前則有邵元節，亦至封伯、官三孤，亦得四字諡，但以年稍不久，故尊寵大遜陶。同時又有梁指甲者，封通妙散人，段癩子亦封宣忠高士，恩禮不過十之一耳。成化間，方士李孜省官通政使禮部左侍郎掌司事，妖僧繼纒累進通玄洞教廣善國師，正德間色目人於永拜錦衣都指揮，皆以房中術驟貴，總之皆方技雜流也。至士從則都御史李實、給事中張善，俱紀於《憲宗實錄》中；應天府丞朱隆禧、都御史盛端明、布政司參議顧可學，皆以進士起家，俱以方藥受知世宗，與邵陶諸人並烈，雖致仕卿貳官保，俱無行之尤矣。又若萬文康以首揆久輔憲宗，初因年老病陰痿，得門生御史倪進賢秘方，洗之復起，世所傳為「洗屎御史」是也。萬以其方進之上，旁署「臣萬安」進。憲宗升遐，為司禮大璫單昌所誅責，此其罪又浮於嘉靖朱、盛、顧諸人，即嚴分宜亦未必肯焉。

【進藥】嘉靖間諸佞幸進方最多，其秘者不可知，相傳至今者，若邵、陶則用紅鉛，取童女初行月事，煉之如辰砂以進；若顧、盛則用秋，取童男小遺，去頭尾，煉之如解鹽以進。此二法盛行，士人亦多用之，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，及他熱劑以發陽氣名曰長生，不過供秘戲耳；至穆宗以壯齡御宇，亦為內官所蠱，循用此等藥物，致損聖體，陽物晝夜不仆，遂不能視朝。今上保攝聖躬，最為愍慎，左右亦無敢以左道進者，岡陵之算可決也。

【同邑二役】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，幼為門役，長而偉儀幹，工佐書，習姜太僕立綱體，入京師，值世廟西內修醮，因得供奉齋宮，大被寵眷。積官工部左侍郎，喪母求守制，上不許，乃請假歸葬。歸則不復苴麻，日被上所寶蟒衣，與群妓嬉游，所衣肩上復繡一玉手，云曾為上所拊，亦偶與宋朱勳事暗合，渠未必知古有此也。兼之凌轢郡縣，侮易縉紳，人謂小人器滿，殆將覆矣，果以屢召遷延，上震怒，命逮系入京，至即伏法西市。其子號雲門名文明者，亦以官生入胄監，後革去，貧悴以死，余曾識之。又嘉靖末年，同邑有陳文治號鶴溪者，曾為書辦，以舞文被訪，罪至戍邊，因立微功，積官偏裨。今上初年，被主帥戚少保知遇，遂陽歷至薊鎮東協副總兵。將登壇矣，乃朵顏少保之位，謀奪之，為戚所覺，未幾以匿敗侵餉諸事，為巡按李植所劾，坐斬，系霸州獄十餘年死。其子號仰溪，名失記，余幼亦識之。二人俱起胥吏，徒手致富貴，固非碌碌者。然以非道得之，又不善居盈，遂皆不良死。邑中先後有此二人，故志之。聞之故老云，談之受法，正值容城楊忠愍赴義，談號呼稱冤，忠愍厲聲曰：「咄，奴輩得伴我死，可謂至榮，尚敢聲冤耶？」果爾，亦真榮矣。

【十俊】今上壬午癸未以後，選垂髻內臣之慧且麗者十餘曹，給事御前，或承恩與上同臥起，內廷皆目之為十俊。上偶托之訶察外事，此輩遂因之為奸利，勢張甚。其事漸彰聞，上次第按罪杖殺，數年間無一存者。上之英斷，非漢文、武可比也。其時又有一緹帥，為穆廟初元元宰之曾孫，年少美豐姿，扈上駕幸天壽山，中途遞頓，亦荷董聖卿之寵，每為同官訕笑，輒慚惡避去。

【佞人涕泣】士紳無恥莫甚於成、正間，至弘治而諂風稍衰，惟嘉靖以來又見之。當張永嘉這執政也，正人棄絕之，目為異類，固為不情，其始終附麗之者，則唯汪鋹一人。汪先任廣東最久，因得交議禮方、霍二大臣，引進永嘉之門，更成刎頸，其長西臺位統均，又以吏書兼兵書，皆永嘉力也。其後偶以小故失歡，命閹者拒卻不許見。汪無計，乃賃其鄰空室，穴以入其庭，伺其將出，扶服叩首泣於階下。永嘉駭笑，雖待遇如初而心薄之，尋亦見逐矣。又二十年而嚴分宜柄政，有趙文華者，先為監生，值分宜為祭酒，賞其文，成相知，後趙為刑部主事被察謫外，分宜疏留之，升京堂以至大用，遂拜分宜為義父，愛逾所生。乃子世蕃時時姍侮之，又自以私進百花仙酒於上，為分宜所責詈，絕其溫情，乃潛求救於歐陽夫人。一日家宴甚樂，夫人舉觴曰：「今合家歡聚，奈少文華耳。」嚴述其負心狀，夫人解之曰：「兒曹小忤，何忍遽棄之。」趙先伏隱處，出而百拜泣請，始得侍觴席末，因濫三孤，而世蕃終厭之。旋以觸上怒，分宜不為救，斥為民，旋死。又二十年而張江陵柄政，給事陳三謨者，本高新鄭入室弟子，以郎署改至吏科都，比丁艱歸出補，則高已敗，又為張所愛，復補吏垣。而奪情事起，群議保留，十三道已有公疏矣，惟吏垣當為首，而同寅有謂不可者，遲一二日未上。江陵召去，跪而詈之，陳亦絮泣，謂非出己意，退而奪筆為首上之。次年推太常寺卿，至辛巳大計亦以論列調南，則張猶以前疏之遲授指劾之也。至江陵敗，而陳亦斥矣。是三人者，濡足權門不足責，既而蒙譴，智者必遠引自慶脫網矣，乃以數行清淚再荷收錄，終以愛弛，不免先冰山而泮，何其愚也。古人云：「婦人以泣市愛，小人以泣售奸」，誠然哉。

【滇南異產】范石湖《桂海虞衡志》紀山獼，云出宜州溪洞，性最淫毒，山中一有此獸，則牝者皆遠避。獼不得雌，抱木而枯，取以為媚藥，甚驗。又周草窗云：出粵西之南丹州，號曰插翹，夷人珍之，不令華人得售。初疑其之過，今雲南孟良府小孟貢江產肥魚，食之能日御百女，故夷性極淫，無貴賤，一人有數妻，不相妒忌。此正堪與山獼對，為水陸珍藥。又其地產鸞薑，人餌刀圭，即終世不復能行人道，士人專以飼牡馬，此又與肥魚相極矣，宇宙間真何所不有。媚藥中又有膾膈臍，俗名海狗腎，其效不減慎恤膠，然百中無一真者。試之用牝犬牽伏其上，則枯臘皮間陽莖挺舉方為真物，出山東登州海中。昔張江陵相末年，以姬侍多不能遍及，專取以劑藥，蓋薊帥戚繼光所歲獻，戚即登之文登人也。藥雖奇驗，終以熱發，至嚴冬不能戴貂帽，百官冬月雖承命賜暖耳，無一人敢御，張竟以此病亡。